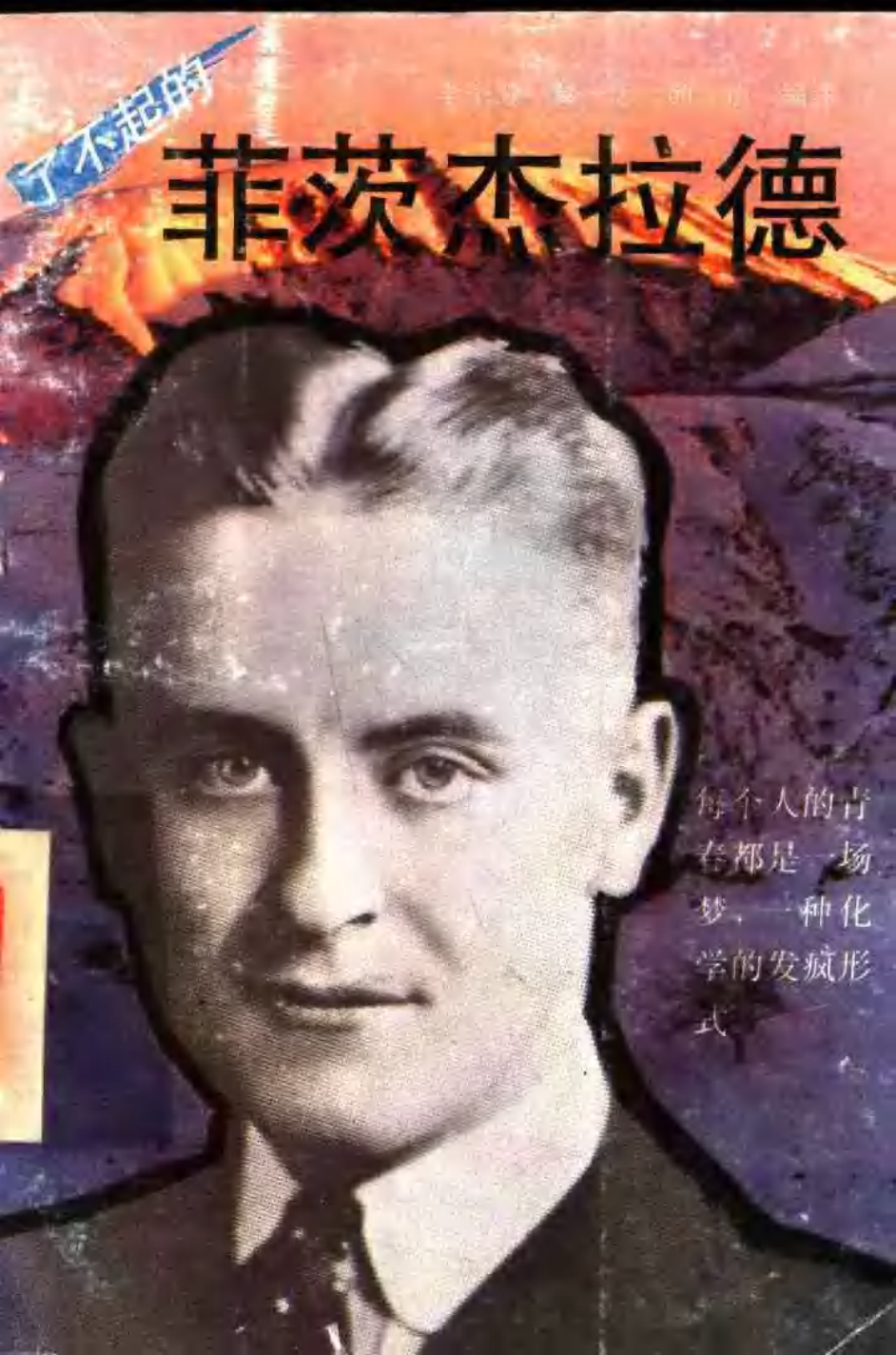




了不起的

菲茨杰拉德

每个人的青春
都是一场梦，一种化
学的发疯形式



90120050

了不起的菲茨杰拉德

I712.4
1007



I712.4
1007

S8748/13

0 Y
D

目 录

序 章	迷惘的一代·····	(1)
第一章	从圣保罗到普林斯顿·····	(8)
第二章	姗尔达 ·····	(51)
第三章	新婚伊始 ·····	(84)
第四章	美丽与毁灭·····	(115)
第五章	长岛的日子·····	(141)
第六章	了不起的盖茨比·····	(158)
第七章	海明威·····	(179)
第八章	好莱坞与埃勒斯里·····	(209)
第九章	琴瑟失和·····	(242)
第十章	星殒香销·····	(277)

序章 迷惘的一代

侨居法国的颇具传奇色彩的美国女作家格特鲁德·斯泰因对来巴黎拜访她的年轻的欧内斯特·海明威说：“你们都是迷惘的一代。”海明威深感灵魂为之一震，便用这句话作了自己早期小说《节日》（美国出版的版本更名为《太阳照样升起》）的卷首题词。随着这部小说的成功，“迷惘的一代”这一语汇也流行开来，成为那批在上世纪末或本世纪初出生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成熟起来的作家们的称号。这批作家除欧内斯特·海明威、托马斯·沃尔夫、多斯·帕索斯之外，还有一位比他们成名更早，似乎更为“迷惘”的文学巨子——斯科特·菲茨杰拉德。

提到菲茨杰拉德就离不开他的漂亮妻子姗尔达·赛瑞。菲茨杰拉德和姗尔达的恋爱——一个北方年青中尉和一个南方窈窕美人的罗曼史——和他充满传奇色彩与流言蜚语的婚姻，已经在菲茨杰拉德好几部长篇小说——《人间天堂》、《美丽与毁灭》、《了不起的盖茨比》、《夜色温柔》——以及其许许多多的短篇小说中用作素材。姗尔达的自传体小说《救救我华

尔兹》毫无疑问也是把他们共同生活中的故事随手拈来。似乎还没有任何其他作家能如此运用自己的婚姻。当你读到他们的作品时，你仿佛觉得他们在把小说作为一个交谈婚姻问题的场所，把叙述故事作为他们一种和人联络的方式。通过那些虚虚实实的故事，宣泄他们的迷惘、抱怨和不满，提出攻讦和指责，沉溺于一次又一次的自我辩解——甚至，他们还能扮演他们在实际生活中不能扮演的角色，文学给了他们比生活更广阔的驰骋空间。

“迷惘的一代”的作家成名的年代，菲茨杰拉德和娜尔达的名字常常光顾报纸“闲话专栏”的年代——本世纪 20 年代，正是美国喜气洋洋、生气勃勃、无所畏惧的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美国在大战中实际上未受到任何伤害。到处是繁荣的气息，到处是豪华的酒席，人人都憧憬着美好的将来，人人都做着发财梦，人人都坚信商业的巨大力量可以点石成金。

影响美国 20 年代生活和思想的最重大的事件莫过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禁酒令。1917 年在战时经济的压力下，在 20 年前就开始的禁酒运动终于在全国形成统一的意见，国会通过一个禁止用粮食酿酒的法案。此后，参众两院又以压倒多数通过了《沃尔斯特德法案》，禁止酿造一切酒精饮料。1919 年 1 月全国 36 个州投赞成票通过了《第十八条宪法修正案》，禁酒令在全国范围内生效。

然而这个法令从诞生那天起就不可避免地给人们带来一种恶劣的精神副产品——幻灭感。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绝大多数国民支持国家的禁酒法案。人们把它看成一场伟大的纯洁灵魂的道德运动，可保证家庭的和谐、圣洁不受酒魔的玷污，可以减少因喝酒驾车带来的交通事故（由于福特的生产线

制造出便宜的汽车，这种舒适快捷的交通工具开始普及到家庭，酒后开车的事故也日益严重）。精明的雇主还认为工人不饮酒，可纯洁道德，健康身体，提高生产效率。由于对饮酒行为的裁决是由中央政府实行的，许多州政府便乐得袖手旁观。没有州政府的合作，《第十八条宪法修正案》便在实际上失去了效力。习惯于私下里随心所欲的美国人发现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满足一下喝酒的欲望，你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弄到酒。医生可以开用酒治病的处方，企业可以有生产用酒的证明。走私、酿私酒更是司空见惯，杂货店老板、药品商人、工厂厂主、帮会头子，甚至司法长官也会成为酒走私商。大学生也常常在父亲的默许下，卖私酿酒挣点零花钱。以身试法成了人们感到精神振奋的游戏，以至在多少年以后他们还会愉快地回味起初次到非法售私酒的地下酒店喝酒时，那种紧张而惬意的感觉。名存实亡的《第十八条宪法修正案》终于在罗斯福上台的 1933 年废除。然而，这种对法律和清教徒传统道德的漠视，对神圣感的幻灭却影响了一代人。

美国的工业像发酵的面团一样蓬勃兴起，大型工厂、流水作业生产线、铁面无私的企业纪律和竞争精神，使维多利亚时代温文尔雅的举止和慢吞吞的节奏无地容身。战争的催化剂加速了这种变化。然而事情还有另一面，在这高速发展的繁荣后面还掩盖着美国的另一面：连年干旱、粮食减产；战士凯旋而归，但等待他们的却是失业；劳资矛盾尖锐，暴力罢工此伏彼起；三 K 党横行恣肆，掀起种族仇恨；城市、汽车、爵士乐，低级的公共娱乐活动侵蚀着人们的灵魂；家庭的和睦融洽受到伤害；赖以作为精神支柱的宗教开始被人遗忘，去教堂做礼拜的人数锐减。财富的集聚、物质的繁荣、人们寻欢作乐的狂

喝滥饮掩盖着一种深刻的社会和精神危机。这种危机随着1929年的经济大衰退,30年代的赤字财政,40年代和50年代的战时经济暴露无遗。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枪炮声响起时,许多年青的知识分子抱着强烈的爱国热情投笔从戎,在“消灭一切战争”、“拯救国家和民主”的口号号召下,满怀理想主义和典型的美国式的冒险精神奔赴世界战场。菲茨杰拉德以及他普林斯顿大学的同学毕晓普、威尔逊等人都参加了军队:步兵、空军、救护队或别的什么。美国正式参战之后,去报名站入伍的人挤得人山人海,他们甚至自尊得不愿回家去等待“被征入伍”,而要“自愿报名”。

然而,当许多青年战死沙场,而活着的人饱尝了二十世纪战争滋味回来时,虽然他们作战英勇,但那勋章和满身的伤疤已经没人欣赏了。他们没有工作,过去的工作已经让未去打仗的人占据了。他们经过战火的洗礼,已不再适应那死气沉沉的乡镇和家庭的生活,不习惯那一张张自欺欺人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而孔。政治腐化,巧取豪夺的贪污;政府官员受贿,非法处置公共土地和财产,向酒走私商大量出售运酒许可证;连总统本人也被人揭露曾有过情妇和私生女儿;凡尔赛和约的欺骗性;禁酒时期虚伪的改良主义;大发横财的军火贩子。所有这一切都使忿忿不平的青年人感到迷惘,感到透不过气来。在短暂的压抑之后,这种迷惘中的忿懑终于以反对战争、反对“清教式”文雅传统和市侩作风的玩世不恭的形式爆发出来。

这种叛逆的始发地是纽约市曼哈顿区南端的格林威治村。这里因房价便宜,逐渐成为作家和艺术家聚集的地方。大战后的一些年轻作家在这里办沙龙,出杂志,抨击旧世界,嘲

讽老的道德观念，推崇艺术、爱情和自我感觉。“豪放不羁”的生活方式从这里传播出去，影响了一代人。“狂欢会”遍及各地，各个城镇都有一批“放荡”分子。先是年轻人，而后年轻人的父母也加入了这种物欲横流的狂欢。

然而知识分子所要寻求的恰恰不是这种强烈的物质欲望，他们需要国家重视文化艺术，重视人类思想的精华，但商业、金钱腐蚀了一切，政治腐败，政府里不是庸才就是骗子，家庭生活充满了铜臭和虚伪的矫饰，与左邻右舍攀比阔气，没有爱情和真正的友谊，到处都谈论着金钱，到处都展现着金钱的威力。他们感到一种理想的幻灭，感到精神苦闷、彷徨、迷惘、怀疑，于是他们忠告别人，自己也按自己的忠告离开本土，浪迹海外，去寻求一种新的解脱。这些人——当然包括我们本书的主人公菲茨杰拉德和娜尔达——不约而同来到巴黎，在塞纳河左岸，在昂蒂布以敏锐的眼光观察和剖析着那个时代致命的矛盾和丑恶，痛苦而尖刻地诅咒着自己的国家。他们诚然受到战争梦魇的折磨（即使是没去过欧洲战场的菲茨杰拉德也是如此），但在他们强烈的反战态度和反叛心理中，在他们怨怼、悲愤的呼喊和啼叫中，在他们仿佛失去根基的惊讶、迷惘和痛苦、彷徨中，你会感受到他们真切的心声，他们实际上是清醒的，而且从未“迷惘”过，他们仍然热爱祖国。几年之后，他们完全是出于思乡之情，又纷纷从欧洲回到美国，定居于新英格兰地区的农场或沿海的岛屿，并写出一部部更成熟的、饱含深情的作品。

这一时代被称为“爵士时代”。“爵士”这个词并非意译自欧洲君主对贵族的封号 *Knight* 或 *Sir*，而是音译自 *jazz*。*jazz* 最初是个很粗俗的市井俚语，表示性交和性欲，而后表示一种

兴奋和激动，又转意成跳舞的地方，最后才指一种在 20 年代流行起来的脱胎于黑人宗教歌曲的音乐。被称为“爵士时代桂冠诗人”的菲茨杰拉德在 1931 年回顾这一时代时写道：“这是一个奇迹的时代，一个艺术的时代，一个放纵的时代，一个嘲讽的时代。”当然那个时代也是知识和才智的时代，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包括菲茨杰拉德的小说，已在美国文学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然而这些知识和才智也曾在“过分”中被消耗被浪费。人们在欢乐和彷徨中会突然发现这个“历史上最昂贵的狂欢酒宴散了”。从小就极度虚荣的菲茨杰拉德(幻想自己是斯图亚特王朝的王子，羡慕富有阔气的上层生活，羞于自己的一半爱尔兰血统)在赢得金钱之后，豪华的生活除了带给他虚荣心的满足之外，更多地却是给他带来了苦恼和空虚。日复一日的狂喝滥饮，以及随之而来的对这种行为的悔恨以及狡猾而又难堪的辩解。对娜尔达的一往情深，对婚姻的始终如一的执著和忠心，以及伴随而来的妒忌、争吵、怨怼。所有这些都体现出一种无可奈何的毁灭，时间和才华的浪费。他梦想要成为那个时代第一流的作家，想象自己要成为商业经营的伟才，然而这一切都毁灭于“日复一日，永远是深夜三点钟”、“除参加一个个晚会外，无所事事”的生活。无休止的欢闹和过量的酒精使他染上了肺结核，1940 年 12 月 21 日心脏病猝发早早地结束了他 44 岁的灼灼年华。留下了只写了 6 章的有可能成为另一部辉煌巨著的《最后一个巨头》，成为文坛憾事。而南方美人娜尔达也曾雄心勃勃，也曾下笔滔滔，能文会画，风流婀娜，会跳舞会演戏，自认为才华不在丈夫之下，也有《救救我华尔兹》等小说问世。然而他们的婚姻，他们的生活，不知是她浪费了菲茨

杰拉德的才华，还是菲茨杰拉德浪费了她的才华，既是一对“爱侣”，又是一对“冤家”。娜尔达最终精神崩溃，被送进疯人院，凄惨地死去。

极富传奇色彩的非茨杰拉德和娜尔达的生活，他们那一部部作品，一封封通信，一件件传闻，都会使你沉浸在他们那最终的魅力之中：他们是创造大师，他们塑造着生活和文学中的自我。让我们开始我们的故事吧，这是一个关于人的价值的故事，它描述了那个时代的美国人的成功，还有失败。

第一章 从圣保罗到普林斯顿

菲茨杰拉德和娜尔达真称得上是一对坚韧不拔、一丝不苟的个人编年史家，他们保留着一本本的照相册、剪贴簿、日记、笔记本、收入帐目（他们极少操心支出）。他们写下了自己参与的每一事件，编成了故事，再现了自己。然而他们就像漫游在镜厅里的人物：到处都映射着自己那忽而光彩照人，忽而扭曲变形的身影，但真实的他们何在呢？又使人扑朔迷离。

从现在去看那遥远的过去，许多细节都变得模糊、苍白、被岁月剥蚀而去。可他们那时的情景却依然历历在目：她 19 岁，漂亮妩媚，刚步出少女的年龄，一副成年的大孩子的样子，或者说还没有足够的魅力。糖果盒一样的圆脸，弯弯的小嘴，大而蓝的眼睛——或者说是南方人的那种深灰色的。头发是金色的，稍带点红褐——一种“蜜黄色”。身材不高，不到 5 英尺 3 或 4，一首诗称她为“野蛮人的公主”。男人们喜欢她（可女人却不太愿意和她交友）。她是那种天生就让男人目不转睛的姑娘。在许多照片上她都绷着脸，一副不高兴的样子。但照片常常会说假话。

他 23 岁，金黄色的头发引人注目地从中间分开，一双睫毛浓重的蓝色的、或淡紫色的、或灰色的、或冷绿色的眼睛。他 5 英尺 7 高，抑或按照护照所说，5 英尺 8 寸 5（他很可能多报了 1 英寸，因为他对自己的身材很敏感）。他属中等身材，而且将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嗜酒而大腹便便。那时，他会用一种叫“辛辛”的玩艺来遮掩嘴里喷出的酒气，他的药箱里将满是治头皮屑的药瓶。但那是后事，他现在的相貌倒真是可同伟大的戏剧明星巴里穆尔媲美。一位朋友挖苦他说，作为一个男人他太漂亮了些。

1920 年 4 月 3 日，一个星期六的上午，接近中午的时刻，他们举行了结婚典礼。一小群朋友和家人聚集在圣帕特里克大教堂教区神父的房子里。新娘身穿深蓝色的套服，戴着帽子，手持一束兰花（她爱花，尤其是外国情调的花）。新郎显得有些局促不安。

婚礼本来定在 4 月 5 日星期一，但 3 月 30 日，他从纽约打电报给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的她：“我们不能片刻安宁而且等不到星期一就会发疯的。”他还告诉她：“首版书销售一空。”这样，她——姗尔达·赛瑞就匆匆忙忙地收拾好嫁妆，由她的姐姐马乔里陪同，登上开往纽约的火车，去和他——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结婚。菲茨杰拉德的第一部小说《人间天堂》获得了成功。

菲茨杰拉德不仅提前了婚期，而且没有等姗尔达的另一个姐姐克洛塞特和表兄弟约翰·帕默赶到。他执意请主持婚礼的神父威廉·马丁提前半小时开始。婚礼的主伴娘是姗尔达的姐姐罗莎琳德。罗莎琳德的丈夫纽曼·史密斯和姗尔达的大姐马乔里·布林森也出席了婚礼。新娘和新郎的父母都

没到场。

圣帕特里克教堂的婚礼是一种形式。姗尔达的家庭是圣公会教徒，但姗尔达对宗教并不关心。菲茨杰拉德在明尼苏达和纽约州北部地区或多或少受的是天主教教育。他一度非常虔诚，甚至有过几次想担任教职的冲动。但这种早期的宗教崇拜多半是那些工作勤奋的教士们对于一个思想敏感的年青人的影响。到结婚这个时期，菲茨杰拉德已经同教会无缘了。在用来记事的帐簿上，我们可以在 1917 年的项目中读到这样的话：“去年，他还是一个天主教徒……”这一年他 21 岁。

选定在纽约的教堂举行婚礼是姗尔达的母亲明尼·赛瑞的主意。姗尔达告知菲茨杰拉德：“她说你会喜欢圣帕特里克。”记住这是菲茨杰拉德表面上的屈服，稍后不久，他就称这是一种折磨。但在当时，他的决定却铭刻下了其一生中对许多事务的又爱又憎的矛盾心理。事前没有让人感到是一种特许，然而圣帕特里克是全国最有名的天主教堂。马丁神父宣布对新婚夫妇的祝福。他说：“姗尔达，你是一位虔诚的圣公会教徒；斯科特，你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你们幸福地走到一起来了。”菲茨杰拉德后来声称，这是神父给他的最后一次祈祷。

仪式一结束，菲茨杰拉德就带着新娘回到了他们在比尔特莫尔饭店的蜜月房间。没有举行午宴，没有为参加婚礼的人举行任何形式的聚餐。罗莎琳德·赛瑞·史密斯对此耿耿于怀，认为这是对家族的侮辱。

菲茨杰拉德急匆匆地结束婚礼是事出有因的。他向姗尔达·赛瑞求婚已近两年，其间他经受了彷徨、争吵和失意的折磨。1918 年 6 月，在蒙哥马利乡村俱乐部的舞会上第一次见到姗尔达时，他是亚拉巴马州谢里登兵营第 67 步兵团的趾高

气扬的中尉军官。人们可以想象出这样一幅画面：一个闷热的盛夏的傍晚，夜色渐渐笼罩了俱乐部大楼，巍峨的橡树，高耸的青松和厚密的山梅花树篱变得影影绰绰，宽大的门廊曲折幽暗，屋里射出缕缕灯光，传出阵阵乐曲和人们的欢声笑语。一群兵营来的年轻军官和附近泰勒基地来的飞行员们目不转睛地望着一个满头金发的生动活泼的姑娘。有人说，菲茨杰拉德在一曲舞跳完之后，就急切地向她约会，约定下次见面的时间。但她斩钉截铁地回答：“我可从不同急性子约会呐。”菲茨杰拉德在最初的创作中就有好几次把这样的场景随手拈来：泼辣而“放肆”的姑娘；漂亮但有些古板的求婚者；军官或绅士们参加的舞会；空气中飘荡着《可怜的蝴蝶》那类伤感的流行小调。

娜尔达天性注重实际。她所记得的肯定是那些简陋破败的景物：低垂的铁丝网拦着一个网球场；滴滴答答漏水的消防水龙头；由于车辆的碾轧，草坪已光秃秃的，颇像某些儿童游艺宫门前的院子；砾石的车道，停靠的汽车把车头伸到圆形的美人蕉花池里。尽管娜尔达很不客气，但她青春的风采却使菲茨杰拉德一见钟情，不能割舍。认识她一周多之后，他为她在俱乐部举行了一个生日庆祝会。她可能在许多年后还记得这件事，像菲茨杰拉德书中的一位女主人公那样不能忘怀——这件事使他们一下子掉进了爱河。“我记得，”她给菲茨杰拉德的信中写道：“一边有三棵松树，另一边有四棵，那个晚上你为我举行了生日庆祝会，你是个年轻的中尉，我是个香喷喷的精灵，对吗？那是一个喜气洋洋的夜晚，一个各怀‘鬼胎’的夜晚，连草木都觉得一切都那么恰如其分。记住那苍白的灰蒙蒙的罗曼曲吧。”

然而，姗尔达本人可不如菲茨杰拉德的女主角那样温顺贤淑。她那时还不满 18 岁，刚从以美国诗人西德尼·拉尼尔命名的中学毕业，天真烂漫，我行我素，追求新奇，憎恨约束。她又吸烟又喝酒，在当地以“赶时髦”驰名。在家里她最小。菲茨杰拉德认识她时，姐姐马乔里·罗莎琳德和克洛塞特都已出嫁。哥哥安东尼在莫比尔工作，是一名见习土木工程师。姗尔达的母亲对她娇生惯养，溺爱放纵。姗尔达出生时，明尼·赛瑞已经 40 岁了。明尼性格直率，颇具女主人风度，爱好音乐和文学。她年轻时，想成为表演歌剧的歌手或演员，现在还给当地的报纸写写诗歌什么的。她积极支持姗尔达把兴趣放在写作和跳舞上，甚至还为女儿参加演出的当地的慈善团体写了一些话剧和幽默短剧。

姗尔达的父亲老安东尼·赛瑞是亚拉巴马州最高法院的陪审法官，他要捍卫家族的荣誉，对姗尔达的放纵颇感恼火。姗尔达喜欢父亲的老派风度，但却粗野地称他为“老迪克”，故意扰乱父亲的宁静。有一个故事说到，当菲茨杰拉德第一次去怡乐大街 6 号吃晚饭时，姗尔达曾故意把父亲气得无以复加，竟拿着切肉刀绕着餐桌追她。在蒙哥马利的一个沉闷的夏日的午后，她打电话给消防队，然后爬上屋顶，蹬掉梯子，等人来救她。她有一种会惹人生气的本能，有一个时期，她喜欢晚上驾车驶过当地的海伦·圣克莱尔夫人妓院，打开车灯把进出妓院的那些她认识的男孩子们照个眼花缭乱。

姗尔达在她的小说《救救我华尔兹》中，塑造了身穿整洁中尉军装的虚构的菲茨杰拉德的形象，就像在蒙哥马利乡村俱乐部他们最初认识时那样。她的女主人公阿拉巴马·贝格斯妒忌戴维·奈特。因为奈特那种“落落寡合”的气质，颇得女

人的欢心。贝格斯觉得他走路的步子古怪，一蹦一跳，“好像有什么超凡的力量在他的肩胛骨底下支撑着……”两人跳舞时，她把头靠在他的肩膀上，挺直的军装衣领，卡其布和麻纱白葛布的气味令人久久不能忘怀。“那味道像是刚打开包装的新衣物”，姗尔达写道——真是个漂亮的隐喻。菲茨杰拉德作品中关于男子服饰的描写也令人印象深刻，服装有可能做为一种象征。从他的主人公杰伊·盖茨比身上，也能感觉到财富和衣橱之间的密切关系。盖茨比“深切地体会到，财富能使人永葆青春，华丽的衣饰叫人生气勃勃地充满魅力……”

菲茨杰拉德并不具备“情欲魅力和金钱”这两项最高标准，尽管如此，他却自诩拥有“漂亮的外表和内在的知识”这两项较低些的条件，认为自己准能娶上“最好的姑娘”。但他是否能对姗尔达感到放心，却是值得怀疑的。他很沮丧地了解到，姗尔达是个交际很广的姑娘，她不仅认识大学生联谊会的男孩子和橄榄球明星，还结交了不少泰勒基地漂亮的飞行员，他们常常嘁嘁喳喳地跑到赛瑞家去讨好姗尔达。菲茨杰拉德认识姗尔达几周后，被姗尔达拒绝的追求者之一林肯·韦弗少尉在螺旋飞行训练中一头栽在跑道上，有关其特技飞行事故的特写在当地报纸以大字标题刊出，他被称之为“最惨的牺牲者”。菲茨杰拉德把这篇报道剪下，贴在剪报簿里。韦弗是为姗尔达的爱情而死，这件事成为菲茨杰拉德创作中不可缺少的素材。出于赞美和羡慕那种“情欲的魅力”，他创造了自己永久的象征：在一次飞机失事中死去的情侣，滑雪中失足落崖的失恋的男子（伊卡鲁斯）。但实际上，那个韦弗并没有摔死。据美国军方报道，韦弗被救活了，第二年拿了遣散费复员了。然而菲茨杰拉德毕竟是创作大师，对他来说，想象永远比事实

有更大的驰骋余地。

娜尔达不仅仅是交际广泛，而且简直像个荡妇。甚至在18岁的时候，她就要弄别人。在他们相恋期间，娜尔达常常故意向菲茨杰拉德生动地描述她同其他男人约会的情景，以引起菲茨杰拉德的妒忌。当菲茨杰拉德为了报复而讲起他在纽约遇见的几个有趣的女演员时，她竟建议他应当同她们约会，甚至“来事儿”：“不论如何，如果她那么漂亮，你也有点想那个——我知道你会想的，那你也同我分享点同样的爱好啦。”当然她也非常善于从另一方面进攻的，她向他讲了在乡村俱乐部舞台上的最新的征服：“一个男人使劲撻掇我同他私奔去纽约——说我一定会发大财，轰动百老汇。”她的冷淡是最好的武器，它狠狠刺伤了菲茨杰拉德对待忠诚的陈旧观念和自私的想法。而且她也知道菲茨杰拉德在自寻烦恼：“我知道你的担忧——完全是自找的……你也太神经过敏了。”

他们一开始并没有就情呀爱呀地不能自拔，而只是一种神秘的暗示。直到那年9月，菲茨杰拉德才感到事情急转直下。他的记事簿上写着：“7日我们堕入爱河。”他对娜尔达的担忧不是无的放矢。在他们最初建立关系的某一时刻，或说是在10月26日菲茨杰拉德所在团队乘船驶向北方之前，他同娜尔达就已经有了性接触。显然这不是那种使人精疲力竭的、难以压抑的激情澎湃的肉体的愉悦，而仅仅是一种粗浅的性体验。事后，娜尔达“守身如玉”，不愿再有这种事情。

菲茨杰拉德的传记作家马·布鲁克里认为他们第一次性接触是在1918年。但也可能是在1919年的春天或夏天。那时菲茨杰拉德在纽约工作，定期去拜访蒙哥马利。这一时期，娜尔达通常那冷冰冰的信变得极为热情，并充满暗示：“亲爱